成长中的无所适从：门罗小说《逃离》探析

马丽莉¹，刘丽丽²

(1. 河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24; 2.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外语系, 河北 承德 067000)

摘要:爱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逃离》详细描述了女孩儿卡拉成长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小说中, 卡拉多次逃离: 逃离家庭, 逃离婚姻, 逃离同伴, 最终回归旧日生活。通过细读文本, 从中管窥门罗小说描写年轻女孩儿的普世主题即: 介于青春期和成年女性之间的女孩儿在成长过程中通常会在人生的关键之处无所适从。小说的最终, 卡拉仍然处在矛盾、探索之中, 也在继续成长之中。

关键词:成长过程; 多重逃离; 普世主题; 无所适从

中图分类号:I 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95-04

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Alice Munro), 是首位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人, 也是迄今为止第13个获此奖项的女性。这位被称为“当代契诃夫”、“加拿大短篇小说女王”的短篇小说作家, 如今已成为加拿大的骄傲, 短篇小说的骄傲, 更是女性的骄傲。

迄今为止, 门罗共创作1部长篇小说, 13部短篇小说集, 囊括加拿大吉勒(Giller)文学奖、英联邦作家奖(Commonwealth Writers Prizes)、欧·亨利奖(O. Henry Prize)以及全美书评人协会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等奖项, 前后三次获加拿大总督奖(Governor General's Award)。

门罗发表于2004年的小说《逃离》(Runaway)^[1]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 逃离父母的少女卡拉和丈夫克拉克与他们的宠物山羊一起住在乡下, 给观光客人提供乘马赚取生活。她的丈夫脾气乖戾, 时常与人发生冲突, 且对她渐渐漫不经心。与此同时, 卡拉与女邻居、大学教师塞尔维亚关系也非比寻常: 她对后者的生活既羡慕又嫉妒。当契机来临, 卡拉在塞尔维亚的帮助下出逃。然而, 卡拉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没有驶出三个城镇, 她就打电话央求丈夫接她回家。当两人的生活复位之后, 卡拉与塞尔维亚再也没有见面, 而她们失而复得的小山羊弗洛拉又一次无影无踪。《逃离》的中文版由著名翻译家

李文俊翻译并于2009年7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美国著名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如此评价门罗: “迄今在世的北美小说家中, 没有人能够与门罗相提并论”。乔纳森·弗兰岑在《纽约时报》书评中这样评价门罗的《逃离》: “《逃离》堪为经典, 在此毋庸赘述。从书中摘录片言只语或故事梗概都不能萃其精华。最公正的做法就是阅读小说本身。”^[1]

本文探讨《逃离》中的多重逃离。如同门罗研究专家罗伯特·撒克教授指出的那样: 与加拿大其他女作家比如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相比, 门罗更关注“生存”, “人的生存”, 而非意识形态。^{[2](P1)}因此, 研究门罗小说, 必须要把眼界放宽, 不要拘囿于某个单一线索, 或者研究她的某个独立主题, 而要注意研究她作品的普世性。从这个意义上说, 小说《逃离》的主题并非只是少女卡拉的逃离, 而是逃离背后所体现的共性: 即介于青春与成熟期的女孩子, 面对家庭、婚姻、同伴情谊甚至自我丰富而又矛盾的内心会表现出的无所适从, 这其中有反叛, 有纠结, 有嫉妒, 有模仿, 有失去控制也有逃离及回归。如此这般的不可理喻, 反反复复, 纠结冲突, 两难境地, 可能是任何一个女孩子成长过程所必须经历的。笔者认为, 这才是本篇小说想要表达的真正主题。

收稿日期: 2013-11-20

作者简介: 马丽莉(1966-), 女, 河北遵化人, 教授, 主要从事澳大利亚文学、女性文学研究; 刘丽丽(1978-), 女, 河北兴隆人, 讲师, 主要从事华裔美国文学、旅游英语研究。

国内外对于门罗小说的研究,除了研究其叙事手法(Coral Ann Howells, 谭敏、赵宁^{[3](P48~52)})、文本性(Judith McCombs)以及自传性(Harold Broom),大多研究其作品主题,如 Catherine Sustana 所写《近观爱丽丝·门罗的〈逃离〉》一文,探讨小说展示的多重逃离(人物的、动物的、情感的),以及卡拉与山羊之间的平行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卡拉不过是克拉克手中的玩物罢了^[4]。再比如 Fiona Tolan 的“离开与回归”一文,认为《逃离》是门罗关于囚禁与逃跑这一永久主题的重复和强调,也是“一个关于结局而非行动、关于停滞而非运动的小说”^{[5](P9)}。

国内探讨有关《逃离》的女性主题的论文中,陈凤所写《无法逃离的人生境遇——艾丽斯·门罗〈逃离〉中女性命运探析》,对于文本理解比较全面准确,但是因为该文探讨了门罗的几部作品,因而关于本小说中卡拉第二次逃离到底是因为什么,没有详细的论述^{[6](P65)}。于艳平的《〈逃离〉的背后: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阐述了女性要实现主体意识,必须具备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两个条件^{[7](P109)}。此外,黄芙蓉分析门罗小说中女性在父权制度下女性意识以及自我追寻的过程,是研究其作品的最新文章^{[8](P20)}。丁冬则在同一期《当代外国文学》上综述了门罗的生平、获奖、写作特色之后,提出“门罗总是能从本土中管窥到人类共同的主题”^{[9](P166)}。

张芳在其《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艾丽斯·门罗研究述评》一文中,详细梳理了国内外近三十年对门罗的研究之后指出:在门罗所发表的作品中,国内评论文章论及最多的是《逃离》,有 12 篇。但作者同时提出,在已发表的作品中,存在“研究视角趋于集中……对门罗作品形式研究的较多,阐释作品内涵的偏少”^{[10](P239)}。

综上所述,对于门罗非常重要的小说《逃离》,国内外鲜有专门详细的个案研究。有的作品对其泛泛而谈,草率结论,挖掘不够深入细致;有些评论对此小说甚至存在着误读,比如把里面重要的有象征意义的山羊错写成是马^{[11](P75~78)}。对于这样一部经典之作,有必要做详细深入的探讨以挖掘其内涵。因此,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本文探讨女主角无数次逃离的对象以及最终回归的原因,指出卡拉的逃离并非个案,她代表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在面对生活中的无数关键时刻所显示出的无所适从,这是几乎每个成长中的女性的必经之路,也是门罗借此小说想传达的普世主题。

一、逃离父母家庭:反叛传统

门罗对人性有着深深的理解,她的作品主题时常是女孩儿成长时所面临的困境,诸如和家庭以及周边环境(小镇、家族的长者们)的冲突与妥协。这与门罗本人成长过程中受到她的母亲以及祖母、曾姑母等年长的女性的影响有关。通常,长辈试图保持传统,传承文明,而小辈试图摆脱束缚,追求新锐,二者时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又时常以离家出走的方式表现出来。

《逃离》中的卡拉正是这样典型的例子。18 岁的卡拉某一天早晨,给母亲和继父留下一张便条,说“想过一种真实的生活”之后,与自己心爱的人逃离了家庭。她急于摆脱家庭,摆脱单调,想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她看不起自己的父母,烦透了他们的房子、他们的后院、他们的相册、他们的度假方式、他们的烹饪路子、他们的‘洗手间’、他们的‘大得都能走进去人’的壁柜,还有他们为草坪安装的地下喷水设备”^{[12](P33)}。

从这段描述中我们看出,卡拉对父母家里所有的内在外部设施、甚至所有的做事方式,都存着厌烦的、排斥的心理。过去和传统,被她视为桎梏,急于摆脱。一个刚过青春期的女孩子,她其实是介于成熟与不成熟之间,实在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她所能做的,就是摆脱熟悉,不甘庸常,去探索尝试一种崭新的生活——虽然她也不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到底是什么,但是她总是行动的,探索的。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女孩子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但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她不要过去,要现在;不要传统,要反叛。这也成为卡拉逃离家庭和父母的原因所在。

二、逃离及回归婚姻:爱与恨交织

卡拉的两次逃离都与克拉克有关:第一次逃离是为了跟克拉克结婚,把后者当作生活的建筑师,甘于服从于他,做他的俘虏。而第二次逃离是为了离开他。所以,卡拉对丈夫克拉克的感情是爱恨交织、起伏不定的。

婚后,也许是新鲜感过后的审美疲劳,也许是男人先天就与女性格格不入,克拉克对身边的卡拉不闻不问。他一直埋头敲击键盘的举动,总让人想起海明威的小说“雨中的猫”中所描写的那个一直在床上阅读、对妻子漫不经心的男人。同样,在《逃离》中的每一个关键时刻,也都有雨的存在。事实上,小说

中雨和阳光,一直交替出现。无疑,前者代表感情阴郁,经济拮据,生活困窘,后者代表心情晴朗,经济宽裕,以及活得释放。大部分时候,仿佛只有塞尔维亚度假的希腊才有阳光,而卡拉和克拉克生活的地方“一直下雨”。每当下雨,克拉克情绪也不好,卡拉只好无聊地数房间里地毯上的花纹^{[12](P7)}。而每次要停的雨,似乎刚刚给人希望,又很快地破灭^{[12](P4)}。

卡拉为了讨好丈夫,做过努力比如像对待学员那样做出愚蠢可笑的举动,可是“这一招现在不灵了……贾米森的事倒是屡试不爽呢”^{[12](P15)}。因此,卡拉编造了邻居、诗人贾米森(塞尔维亚的丈夫)对她的性骚扰的故事来刺激克拉克、吸引他,以便获得对方的爱恋以及双方的闺房乐趣。随着丈夫越来越熟悉她的把戏,她只好编造一些更刺激的情节来吸引他以致后者几乎把这件性骚扰当真而产生以此敲诈贾米森老头的遗孀塞尔维亚的念头。

为了圆谎,卡拉继续编织着自己与贾米森的故事,结果是一个接一个的谎言。卡拉一方面惧怕克拉克把敲诈付诸行动,一方面又对毫不知情的塞尔维亚深深地歉疚。这双重情感使得卡拉对于心爱的小山羊的失踪也显得不那么牵怀了“与她跟贾米森太太的烦心事相比,以及跟克拉克之间时断时续的龃龉相比,弗洛拉丢失的痛苦还算是比较轻松的呢。即使永远都找不回来了。至少,弗洛拉的离去不是因为她做错了什么”^{[12](P15)}。

因此,可以说,卡拉的逃离完全是她不得已的计策,是她吸引丈夫的又一个举措罢了。即使在与塞尔维亚探讨出走的环节时,她仍然没有忘记她们的二人世界,“除非给打得遍体鳞伤,否则那儿是不会收留的。反而会惹得一身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12](P23)}。看得出,逃离根本是个计策,她在实施的时候差点说破了“惹得一身骚,影响到我们的生意。”这句话似乎是理性的思索,又似乎是为自已留着后路。及至后来她很快地洗澡,很快地恢复常态,以及留下的便条上写的是“我会写”而不是“我很好”,到后来她喝酒,装醉,俏皮地说话……都足以证明至少在潜意识的层面,卡拉的出走是有意为之,爱恨交加,目的是再次吸引丈夫的注意力。而我们看到,逃离之后的回归,她与克拉克的生活似乎复位,而且胜过从前:克拉克开始积极地生活,主动修缮房屋,二人短暂分离时彼此吻别,恢复了以往亲昵的闺房生活,像鸟儿“又栖息在虽然光秃秃却是熟悉的枝头”^{[12](P44)}。

三、逃离同伴情谊:想望加恐惧

在整个故事中,卡拉与贾米森夫人塞尔维亚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甚至有一些怪异的。简而言之,对于来自后者的同伴情谊,甚至爱恋,卡拉是拒绝的。这与爱丽丝·沃克或者托尼·莫里森笔下的姐妹情谊是有所不同的,而原因正是卡拉这个阶段,女性对于同性情谊的无所适从感。

事实上,卡拉始终对这个女教师充满嫉妒——从一开始,目睹贾米森太太度假回来,就对她的生活充满向往,因为后者不但是城市人,有工作,有个诗人丈夫,更是能够以度假的方式来逃离现实的生活。这种女孩儿羡慕她人生活的情结在门罗的另两篇小说《我如何遇到我的丈夫》(How I Met My Husband)和《有件事我一直想告诉你》(Something I've Been Meaning to Tell You)中都有体现。《丈夫》中的15岁的小女孩儿,穿上女主人的衣服,模仿她的样子,潜意识里试图进入后者的生活;对于故事中的其他女性诸如飞行员的未婚妻还有女邻居都有很大程度的轻视和排斥。而《有件事》中的妹妹,对于姐姐所有的感情经历既不明白理解,又存着深深的莫名的羡慕心理。《逃离》中,卡拉逃离回来之后就再也不想见塞尔维亚了,甚至把后者精心写的信件,点燃烧毁冲到下水道里。这可能是因为不想再次回忆逃离的过程,或者激起逃离的欲望,也许是不想面对自己辜负塞尔维亚的热心以免再一次内疚而产生针扎的感觉:“她像是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针,浅一些呼吸时不感到疼。可是当她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她便能觉出那根针依然存在”^{[12](P47)}。

相反,塞尔维亚羡慕卡拉的年轻、充满活力以致她的朋友们戏谑她“迷恋女生”,虽然她自己觉得这种感情可能只是转移的“母爱”,卡拉与塞尔维亚的对比值得一书。两人一个来自乡村,一个在大学工作;有的举动比如额头的亲吻,做者(卡拉)无意,受者(塞尔维亚)有心;送礼物的时候,塞尔维亚刻意为之,制造悬念,精心选择昂贵的礼物,旅游的时候也在怀念卡拉,而卡拉总是以一种疏远的礼貌来接受邀请,打开包装,漠然地对待礼物,甚至愠怒地接过咖啡。从始至终,塞尔维亚所爱的是想象中的卡拉——安静、阳光、无忧无虑、慷慨大方(正是她自己所缺乏的),而现实中的卡拉沮丧、嚎哭,充满痛苦,善用心计——可能更普通,更像她的某个因为怀孕或者恋爱而伤心的女学生一样让人无奈,不值得

同情。即使对塞尔维亚给予的帮助,卡拉的接受也不过是缓兵之计,不是真心地接受。对后者,她可以远观,羡慕,模仿,但同时又恐惧替代和接受,只好以逃离的方式处理这份同性情谊。

综上所述,卡拉不管是以反叛的方式逃离父母,还是怀着爱恨交加的情感逃离并回归丈夫,或是对同伴情谊既渴望又恐惧,都说明她本身对于成长的无所适从。这实在是这个年龄的女性成长所面临的普遍问题。本文通过对《逃离》女主角这几个层面的逃离分析,探讨了门罗类似小说的普世主题。事实

上,虽然《逃离》只是短篇,里面值得探析的内容还有很多比如其中的对比(想象与现实,男性和女性,城市和乡村);逃离的干预者和帮助者之间的冲突与妥协;山羊弗洛拉的象征意义(是否山羊的出现或者消失是与卡拉的行为相吻合的?是否她是天使的化身,能给夫妻、男女带来和平?)等等。总而言之,《逃离》绝不是单一的女性意识小说,而是探讨永恒的女性成长主题的小说,它不仅是加拿大西部乡下生活的再现,也是对于人性层面的普遍意义上的深刻探讨。

参考文献:

[1] Munro, Alice. *Runaway*[M]. London: Vintage, 2006.

[2] 周怡. 从艾丽斯·门罗看加拿大文学——罗伯特·撒克教授访谈录[J]. 外国文学研究, 2013(4).

[3] 谭敏, 赵宁. 迷失在逃离与回归之间——析门罗短篇小说《逃离》的叙事策略[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1(6).

[4] Review from About. com “A Closer Look at Alice Munro’s ‘Runaway The Goat and the Girl’ By Catherine Sustana.

[5] FIONA Tolan. To Leave and to Return: Frustrated Departures and Female Quest in Alice Munro’s *Runaway*[J]. *Contemporary Women’s Writing*, 2010(1).

[6] 陈凤. 无法逃离的人生境遇——艾丽斯·门罗《逃离》中女性命运探析[J]. 文学界, 2010(7).

[7] 于艳平. 《逃离》的背后: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成长[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3).

[8] 黄芙蓉. 艾丽斯·门罗小说中的婚姻暴力与女性成长意识[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4).

[9] 丁冬. 意料之外的实至名归: 记门罗荣获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J]. 当代外国文学, 2013(4).

[10] 张芳.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艾丽斯·门罗研究述评[J]. 桂林航天工业学院学报, 2013(2).

[11] 林小群. 对艾丽斯·门罗《逃离》的后现代主义的解读[J]. 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4).

[12] (加)艾丽斯·门罗著. 逃离[M]. 李文俊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Dilemma of growth in *Runaway* by Munro

MA Li-li¹, LIU Li-li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2.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Chengde, Hebei 067000, China)

Abstract: In her short story *Runaway*, Alice Munro portrays the growing up process of a young lady Carla. Carla repeatedly runs away from her parents, her husband, and her lady friend, and eventually returns to the start. This paper explores over Munro’s universal theme of the inadequacy and dilemma of the ladies between their puberty and adulthood.

Key words: growth; multiple runaways; universal theme; dilemma

[责任编辑 刘德兴]